

清代嘉禾地区张廷济印章鉴藏活动考察

马其伟

内容提要：张廷济作为清中期嘉兴地区的重要金石家之一，一生历经乾、嘉、道三朝，工诗词，善篆刻，嗜好金石收藏与考据之学，善鉴藏鼎彝、碑版、印章等，是嘉禾地区金石鉴藏圈的典型代表。张廷济在印章的收藏、印谱的制作以及印谱的题跋方面卓有建树，其在印学方面的努力为清代文人篆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清代嘉禾地区的金石鉴藏风气；二、张廷济的印章收藏与印谱制作；三、张廷济与印章鉴藏家的交游活动；四，嘉禾地域性印章鉴藏的价值。本人试图通过考察张廷济的印章鉴藏活动，以此来还原清代中期嘉禾地区的印章发展状况，以便更加深入地探讨清代嘉禾的地域印学问题。

关键词：清代 嘉禾印学张廷济印章鉴藏

一、清代嘉禾地区的金石鉴藏风气

张廷济（1768—1848，图1）活跃于清代金石学盛行的时期，他在鉴藏生活中常与同时代的文人以及金石书画名流有着频繁的交流。张廷济不仅与他们讨论金石收藏，更是通过与这些人在长久的关系维系中获得了巨大的金石收藏资源。他们常举行雅集活动，并将所获得的金石碑版进行赏鉴与题跋。在这样的频繁交往中，学术思想得到碰撞，学术成果得到记录与传播，嘉兴文化的氛围在这些金石学者的参与下而愈加浓烈起来。张廷济的广泛交游，其意义在于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提升了嘉兴地区的学术地位以及学术影响。例如阮元曾在其所编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就大量采纳了张廷济的古物收藏，可见张廷济在金石收藏方面的实力。

明清时期，嘉兴、松江与吴门一带的文人在频繁的交游过程中已形成了层次较高的金石书画雅玩圈。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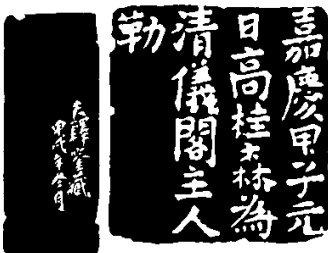


图1 张廷济小像

项元汴、李日华以及清代朱彝尊、曹溶、张燕昌等人热衷于金石的收藏活动,常以考证或序跋金石拓本的形式,使得这些金石古物得以辑录并保存下来,这些金石收藏方面的成果对于研究清代金石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清代嘉兴的金石鉴赏圈中,张廷济占有一席之地并扮演着重要的中间角色,一些金石学家诸如文鼎、钱善扬、曹世模、葛时微,曹言纯、殷树柏等皆与其频繁往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吟诗唱和、或金石赏鉴、或书画题跋,他们在同一地区内联系紧密并互相借鉴推赏,嘉兴地区的金石活动与鉴藏风气兴盛起来。

嘉禾地区印人间的金石(印章)收藏活动,对于研究嘉禾印人的印章取法以及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篆刻家往往在金石的赏鉴与收藏活动中讨论或考证古代碑版遗文,能够获得印章创作所需要的印文及边款用字等,通过对这种金石的交游活动的考察,同样也能勾勒出清代嘉兴的金石学文人群体,进而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地区的金石学风气或者金石文化。

嘉兴的文人对金石或金石拓本有递藏的优良传统,朱彝尊曾将友人曹溶所收藏的宋代王厚之《钟鼎款识》传与印人马思赞。王厚之《钟鼎款识》曾是项元汴地藏品,朱彝尊云:“隆庆间,项子京获之,近归倦圃曹先生(曹溶)。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余,余爱玩不忍释手。先生嘱余跋之,未果也……久之,是册竟归于余,藏之斋十载,宗人寒中(马思赞)嗜古成癖,见而爱玩之……余托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1]朱彝尊在此则跋语中清晰描述出王厚之《钟鼎款识》递藏的来龙去脉,也为我们考察这些文人得金石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马思赞友人查慎行对《钟鼎款识》跋道:“古器之传世者,惟金石能寿,古文亦赖以并传。然考欧、赵、吕、薛诸录所载,今之存者盖寡,不有拓本。三代以来法物,后人何可得见?此册自南宋至今,凡六易主,乃归衍斋马氏。展玩之余,觉古色古香……明日细阅,为订正诠释字义凡四处。慎行再识。”^[2]查慎行在马思赞那里观赏到了《钟鼎款识》,并进行了订正诠释字义的活动,这些都说明嘉兴文人在金石或者金石著作方面的鉴藏与研究对于金石学家特别是篆刻家的重要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二、张廷济的印章收藏与印谱制作

清代嘉兴地区出现了很多印学世家,他们在金石的研究上可谓一脉相承,受金石考据学的影响,他们大多喜好金石收藏且嗜古为癖,在他们的日常交游过程中,印章鉴藏是他们在金石鉴藏活动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嘉兴印人篆刻的取法与风格的形成,除了家学渊源外,友人间日常交游中的印章鉴藏、印谱制作对印人的印章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以张廷济为代表的印学世家,在鉴藏印章、自作印谱等方面成就卓著,在嘉兴地区的印人群体中影响较大,所以,这些印人与张廷济的交游较为频繁。印章的收藏能够拓展收藏者的审美认识与审美意趣,对于印学家来说,开阔的眼界则是追求艺术境界高低的重要条件之一。那么,印学家对印章鉴藏的多少、审美认识程度以及艺术的感受力,对于印章的创作则显得尤为重要,而清代金石学则在其中则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印人们可以从金石中获得创作的素材与灵感,也可以从金石古物中获得文字的书写意趣。然印章的刻治需要有较好的文字学基础,而经常读碑识字则是印人在刻印

[1] 桑椹编著:《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卷一,第101页。

[2] 桑椹编著:《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卷一,第101—102页。

方面能够产生印章形制、风格以及审美嬗变的重要基础。

张廷济的印章收藏以及印章实践恰恰为众多的印人印章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张廷济日常的金石雅集活动也为印人讨论印学提供了重要的场所。本节也重点描述张廷济与鉴藏家、金石家的具体交游情况，以进一步讨论印人交游对他们的印章创作、印章风格形成的重要性。

张廷济的印谱得以存世，离不开清末篆刻家高时显（1878—1952）的努力。高时显曾广泛收集张廷济印章成《宝穰室燹余印存》，高时显在《丁丑劫余印存》中详细描述云：“吾浙藏印家夙推泉唐丁氏八千卷楼，平湖葛氏传朴堂亦号美备，均曾抑拓成谱。[注：丁氏初成丁、蒋、奚、黄四家印谱，既增秋堂、曼生为六家，又增次闲、叔盖，是为西泠八家。鹤庐曾两辑印选，葛氏有《传朴堂藏印菁华》十二卷、《吴赵印存》十卷、《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六卷、《晏庐印集》八卷。丙子（1936），得清仪老人书‘宝穰室’额，次闲刻‘宝穰’印，因复辑《宝穰室燹余印存》。举凡清仪阁所用、所藏诸印，附以文房器物，精拓成四卷，未及装订而难作，亦□于劫。]”^[1]

张廷济《古印偶存》（图2）收藏古印数量众多，并分门别类，集成一册，张廷济序云：“今并篋中所积，四百六十六印，印二十部，视戊子之夏，所印三十五部者，又增多百余印。为官、为私，为古文，为铜、为银、为涂金，为一面、两面、三面、四面面，为子母，为龟钮、兽钮、蟾蜍钮、为坛钮、鼻钮、瓦钮、桥钮、覆斗钮、亭钮、重屋钮，种种备具。以审其文字，不可以秦汉限也。戢集尚隘，不得以称也。选择必慎，不敢以假混也。故仍以《古印偶存》名之。而数十年铢积寸累，仁和赵晋斋（魏）、嘉定瞿木夫（中溶）、秀水文后山（鼎）、嘉善沈幼清（恪曾）、孙戢斋（圻）、海盐黄叔升（锡蕃）、钱寄坤（以发）、家质夫（开福）、平湖钱梦庐（大树）、同里葛见岩（澄）、葛春屿（嵩）、葛向之（时徵）、徐籀庄（同柏）诸君子之力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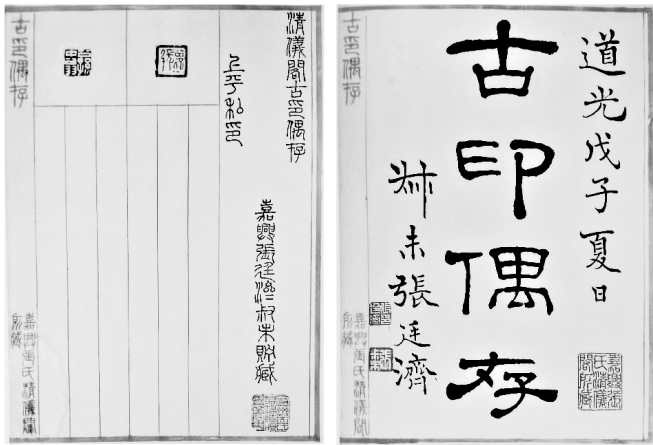


图2 张廷济《古印偶存》道光戊子（1828）题

而汪友铁庵，来自吴门，金友兰坡，来自邗上，所携致皆佳好，是亦可识也。道光乙未（1835）春日，嘉兴张廷济书，时年六十八。”^[2]张廷济所列举的这些友人主要包括活动于嘉兴地区的文鼎、张开福、徐同柏、黄锡蕃，上海的瞿中溶，苏州的汪友铁庵等人，从地理位置来看，张廷济的这些友人大多数是沿杭嘉湖为主线分布开来。

三、张廷济与印章鉴藏家的交游活动

张廷济所交印人数量较多，主要有张燕昌、吴东发、瞿中溶、释达受、陈介祺、陈寓以及秀水

[1] 黄惇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上卷，第805页。

[2] 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585—586页。

“四山”(图3)等人。

对于印学世家而言,除了本家族所秉承的篆刻技法及风格之外,不断吸收其他印人技法或风格的优点,同样也更有益于本家族印学的发展。

张燕昌经常与张廷济讨论金石,二人亦常有金石拓片的互赠来往,从留存的文献当中来看,他们大量的日常诗歌唱和能够展现出这些金石学家们的日常交流活动,张燕昌喜摹石鼓文,张廷济《海盐张文鱼燕昌重摹石鼓顷移置上海仁粟堂中再用前韵》诗

曰:“石鼓古本稀,薛李难左证。马杨说更诬,持论孰允称。装或素须眉,失轩镜吾家。石鼓亭顾砚,实取径摹成……”^[1]张廷济有诗《用苏韵书海盐张文鱼燕昌所贻拓本》:“石鼓亭子石墨屯,百城不啻南面尊。曲阳盆铭百年拓,浓香霏霏煤麝昏。文鱼昔年苏迹访,禅智寺刻淮南村,新城兄弟诗并获。一笑往扣苏斋门,学士喜剧赋五字。高歌欲口眉山魂,是时盆铭挂诗境。指月了澈声闻根,学士征士今并杳,春梦唤醒都无痕。古人遗意可知否,儿戏要须晚学论。水流莫使腐止滞,绠级莫使羸瓶盆。大苏诗法石不朽,元音正始世乃存。”^[2]可以看出,张廷济对金石的痴迷与热情。

关于张廷济与印人陈寓的交游,张廷济在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7)十二月十日所作的《殷云楼字卷》中记载颇清:“秀水殷云楼先生,学行为朋辈重,与余结文字交,五十年如一日,洵良友、洵古君子也。作书画得古法,现惟秀水文后山老人足与之相颉颃。文落笔有停云家法,而写松石与行书巨幛,则云楼胜矣。后山长余二岁,余长云楼一岁。余至郡城必往来作长话,后山住东城南县桥,见尤数;云楼住西城,年来各以走西丽桥为艰,见面少稀,然简牍未尝阔也……郡城道古良友尚有陈新箴(陈寓)、曹种水(曹言纯)、徐寒塘、马澹于、钱几山,今皆入山阳笛赋矣,思之亦不禁怆怆。”^[3]孟耀廷^[4]与印人陈寓、陈志宁相友善,杨钟羲撰《雪桥诗话三集》云:“与毗陵孟耀廷心闲,工书,以贫,故操笔墨以游,李申耆(李兆洛)称其‘所为书端劲,法颜柳,而归诸平淡雅净,如其人,所为闲放居,剩稿淡然自适,复如其书’。与陈新箴善,再至嘉禾,宿陈康叔寓斋,述怀赋赠。”^[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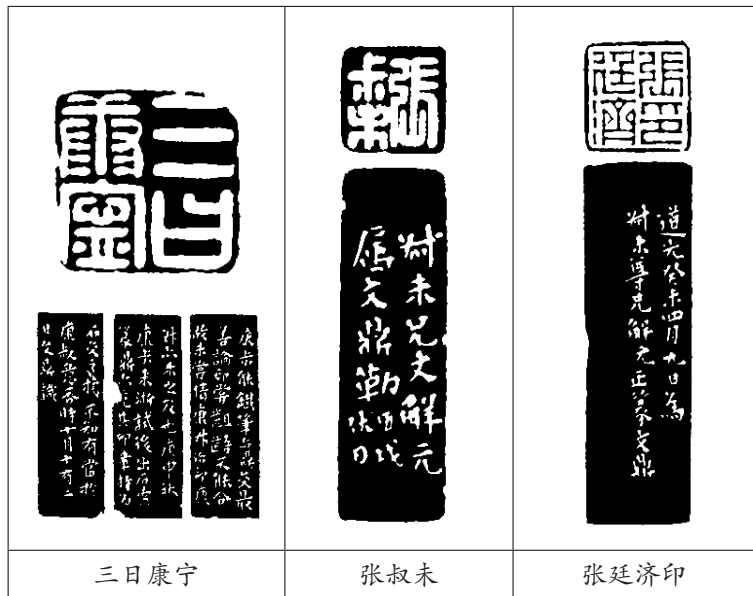


图3 文鼎(四山之一)篆刻

[1]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顺安诗草序》卷四,清道光刻本。

[2]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顺安诗草序》卷四,清道光刻本。

[3] 清·张廷济:《清仪阁题跋》《目录》,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4] 清·李铭皖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清光绪九年刊本)卷一百三十九云:“孟耀廷,闲居散笔,号心闲,阳湖人,寓吴。”《墨林今话》参《海上墨林》载孟耀廷寓吴中最久,工大小篆及行、楷书,著有《闲层散笔》,论书与画,俱中肯綮,亦喜写兰。

[5] 民国·杨钟羲撰:《雪桥诗话三集》卷十,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张廷济与印人陈鱣的交游，陈鱣在《清仪阁记》中云：“叔未与余同举于乡，褻然举首，三上公车，以官学教习当得官，因不屑为风尘吏，拂衣而归。扫除门径，蓄旨以养亲、储书以课子……一二友朋，时相往来，赏奇析疑，或坐花醉月，或点笔题诗，暇则扁舟出游，访求古迹。”^[1]陈鱣与张廷济在访求古迹上亦是同道中人。《同海宁陈仲鱼^[2]同年访葛春屿，即宿铜香阁，与向之时征夜话》曰：“髯也相期共放舟，便登百尺卧高楼。飘零锦瑟添红泪，憔悴麻衣已白头（向之悼亡余失怙）。离易合难真一梦，今来古往孰千秋。剧怜听雨连床夜，挑尽残灯话未休。”^[3]他们亦是吟社之友，张廷济在《桂馨堂集》中记载道：“四月廿六日读书八砖精舍，清茶淡饭爱日舒长，回忆去年今日，同陈仲鱼鱣出沙河门至张家湾，天雨日暮，无从觅舟，就宿旅店一段景况赋此：‘去年此日出都门，细雨能销客子魂。羸马易愁村路滑，土床难借布衾温。思家暗卜归帆捷，遣夜频将故旧论。珍重光阴逢子舍，万丛浓绿护田园。’”^[4]关于马澹于，潘衍桐撰《两浙輶轩续录》载：“马汾，字澹于，嘉兴岁贡，著《樗云轩诗钞》《灯窗琐话》。携李自吴澹川称诗人，后词坛寥落，曹种水、马澹于两丈，犹不废此事。曹丈仅有半面之识，马丈与子为忘年契，今年七十四，犹丹黄不辍，巍然鲁灵光也。”^[5]马澹于与张廷济、文鼎、曹言纯是非常熟悉的老友，张廷济《顺安诗草》之《三月十二日舟诣郡城孙辈试寓》诗云：“为问孙枝新试文，轻教柔橹划波纹。预筹老伴寻三四（马澹于、文后山、倪敬亭、殷云楼），未要好花开十分。”^[6]马澹于与“张叔未、程听溪、金匱钱梅溪、吴中彭枕珊、顾湘舟、黄秋士皆吟社友也”。^[7]

海盐澈浦印人吴东发（1747—1804，字侃叔，号耘庐）与张廷济为金石契友，吴东发性高洁，不慕荣利。善诗、书画、篆刻，有“大篆吴东发，小篆邓石如”之称，精金石考订之学。吴东发受知于钱大昕、阮元等。并受阮元之聘，参加《经籍纂诂》。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吸收其不少见解。吴东发“与兄以敬潜心经学，尤邃于《尚书》，兼通金石文字，凡商周秦汉之文，靡弗考究，所著有《群经字考》《读书笔记》《书序镜》《尚书后案质疑》《经韵》《六书述》《石鼓文读》《商周文拾遗》《钟鼎款识释文》《尊道堂诗文集》”。^[8]褚德彝序吴东发《商周文拾遗》曰：“乾嘉之际，斯学尤盛，芸父先生隐居海滨，笃学好古。于商周金文钻印尤切，口穴经传，独标心得。”^[9]《广印人传补遗》载吴东发“精鉴赏兼篆刻”。^[10]张廷济在《感逝诗》中盛赞吴东发曰：“铁村有硕彦，静者绝纷呶。能识子姬字，愧同金石交（阮芸台师与余及侃叔笔札俱用‘金石交’长方白文印，岁己未，侃叔赠余诗有‘交称金石愧同侪，今日云泥判不才’云云）。罄神追古

[1] 桑椹编著：《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卷一，第336页。

[2] 民国·许传霭等原纂、朱锡恩等续纂：民国《海宁州志稿》（民国十一年排印本）卷十四云：“陈鱣，字仲鱼，号简庄，初号河庄，嘉庆丙辰（1796）以孝廉方正征旋举戊午乡试，晚筑别业‘紫薇山麓’，以绩其先人璘《说文解字》疏未竟而没，年六十五。”

[3] 清·张廷济撰：《桂馨堂集》，清道光刻本。

[4]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顺安诗草序》，清道光刻本。

[5] 清·潘衍桐撰：《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清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书局刻本。

[6] 清·张廷济撰：《桂馨堂集》之《顺安诗草》，清道光刻本。

[7] 民国·吴翥皋等修、程森纂：民国《德清县志》卷八，民国十二年（1923）修，二十年（1931）铅印本。

[8] 清·许瑶光修、吴仰贤撰：光绪《嘉兴府志卷》卷五十七，清光绪五年（1879）刊本。

[9] 桑椹编著：《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卷一，第442页。

[10]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639页。

训,耗力竟谁教。喜有文孙健,方书手自钞。”^[1]

张廷济与瞿中溶多有交往,据张廷济《年谱》所载,道光九年(1829年)二月,“瞿中溶携儿访清仪阁,并拓古器数种。同年,五月中旬,张廷济访瞿中溶,以所得古器拓本见赠,瞿氏回赠家藏古器拓本五十余种报之。同年十月,瞿中溶携其婿聘侯及两孙儿赴嘉兴新篁里回访,观所藏长物,并留三日而归”。^[2]瞿中溶对古代官印有深入的研究与考释,著有《集古官印考》,张廷济曾将所藏古代印章拓赠瞿氏。例如,瞿中溶对张廷济所赠的“提控所印”拓本考释道:“此印之失,当在是时也。印为嘉兴张叔未所得,以拓本见贻,此等官印,乃仓惶匆遽之际所造,故背款甚劣,几不成字。予再三审辨,始得其全。”^[3]又对张廷济所藏的“宋桂州凭由司新朱记”印考释道:“州郡并无设立‘凭由司’明文,此必宋初五代旧制置此官,故云‘新朱记’,不知去于何时,史志未详。赖此印流传始可考,见而知之,盖史之阙略者不少矣。”^[4]

张廷济与印人达受的金石交游较多,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十一日,“海昌僧六舟来访,赠张廷济古砖文拓本六帧”。^[5]达受曾拓得《史颂鼎》赠送张廷济。张廷济在《唐子畏沧浪亭图卷用瞿木夫中溶韵为海昌僧六舟达受题》中咏叹道:“阿谁高咏继沧浪,画笔萧疏此水乡。四百年来无恙在,赞公房里复储藏。网罗古刻遍三吴,惯影金文作画图。何意敦盘三颂外,鼎文字又串骊珠。余旧有颂,为龚叔、龚姬作敦,又《史颂》《敦史》《颂盘》,因以三颂名轩。”^[6]

陈介祺与张廷济、释六舟皆为金石同道中人,他们在金石拓本、印章收藏方面多有信札往来,张廷济曾将汉刘耽六面印作为寿辰礼物赠送给山东潍县印人陈介祺,并作《汉刘耽六面印》诗:“此刻甚规矩,一面文乃偶。若在魏晋时,文已无此厚。君近圣人居,金丝聆曲阜。珍重忽得此,鲁殿比趋走。此亦君家缘,莫云轻付受。信是汉京遗,他说可勿狙。遥遥二千年,文字光琼玖。应知吉金吉,特为寿卿寿。”^[7]

嘉兴印人鲍昌熙(字少筠)为张廷济门生,其撰有《金石屑》四册,收录秦代至明朝的诏版、铜器、石刻、泉币、玺印、砖瓦等金石小品68种,这些器物多为张廷济旧物。鲍昌熙摹刻拓本图像,并作题跋,光绪三年(1877),鲍昌熙在《金石屑》序中曰:“昌熙少从乡先生张叔未解元游,窃亲炙其绪论。解元为阮文达入室弟子。博览群书,兼长金石。一时如翁苏斋、宋芝山、赵晋斋、张芑堂诸公皆与之交,考订精审,洞如发覆,世所称清仪阁老人也。其浚合中藏物、散布人间,半为昌熙所获。庚申寇扰,出避仓皇,独抱斯篋,从居沪上,得以未付劫灰。维时沈君韵初、杨君石卿日相欣赏,共劝付梓,以时事匆卒未果。壬申岁之官淮北,间曹多暇,摩挲旧藏,因感二君之言,爰事勾摹,付诸手民之良者。始于丙子夏开雕,迄于丁丑春暮卒业。卅载庋藏,一旦得以哀集成书,厘为四册。时路山夫大令、田穉存分转,同集袁浦,讨论编录,助我实多。所惜韵初即世,石老远隔,未得相与商确为憾耳。夫金石著录,前代以逮国朝诸老辈搜罗宏富,荟萃菁华,不

[1]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感逝诗》,清道光刻本。

[2] 童衍方主编:《眉寿不朽:张廷济金石书法作品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页。

[3] 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卷十七,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4] 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卷十五,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5] 童衍方主编:《眉寿不朽:张廷济金石书法作品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页。

[6]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顺安诗草》卷五,道光刻本。

[7]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顺安诗草》卷七,道光刻本。

知凡几。自维龃陋，鲜学寡闻。今之所集不过片金碎石，零星猥琐，故以《金石屑》名之，盖从实也。”^[1]鲍昌熙在序中为后人勾勒出了热闹非凡的金石生活的画面，也为研究嘉兴金石学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金石著作得以刊行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金石友人的相助。

张廷济与黄岩印人方絜（字矩平，号治庵）相交，方絜精刻竹，乾、嘉以后为金陵派刻竹名手，人称“方竹”。张廷济题云：“竹人自昔嚆城（今上海嘉定）传，只恐输君更擅场。”方絜刻印工整秀雅，得秦汉、浙派神韵。卒于嘉兴，年仅三十九。张廷济好友嘉兴沈桂铕精篆刻，亦精绘事，间画山水，萧闲疏放，几入清闷（倪瓒）之室。张廷济《桂馨堂集》云：“沈兄秋峦，半桐居士之子也，名锡庆，字咸中，后改名桂铕。诗文妍丽，真隶书俱工整，尤工篆刻石印。乾隆辛丑韩城相国王文端公科试嘉兴，赏其真书置第一，补上舍生员。既贡成均，历游幕府，才名日盛，与余订交垂二十年。”^[2]

嘉善印人张士楷（字和斋），别号荷樵子、怡云馆主人，与张廷济、赵之琛相友善。张士楷“道光二十年（1840）援例授南河通判，需次袁江后，以黄流北徙乞假归，以图书、金石自娱，与杨龙石处士、汤雨生都督辈订交”。^[3]桐乡印人汪淮，字小海，号兰依，监生，“（汪淮）由桐乡家于海宁，与吴槎客交善，工诗文篆刻，与张芑堂相契”。^[4]

钱塘印人何溱（字方谷，何梦华之子）“工刻印，与张廷济、徐籀庄诸君考订金石，著有《益寿馆吉金图》”。^[5]张廷济《立秋日邢佺山师手书雅招观荷以病未克举棹赋呈七律四章》云：“何公雅金石，遗文快共罗。”^[6]何梦华曾在阮元宦浙期间帮其编成《两浙金石志》十八卷附补遗一卷，涉及嘉兴地区碑刻主要有《嘉兴路重修儒学记》《嘉兴路资圣禅寺长生修造局记》《福源普慧禅寺碑》等。钱塘印人汪钱（1813—1864）为张廷济的金石契友，其“字伯年，号百研，晚自号礪广居士，又号年道士、南湖老渔，官福建清流知县，工诗画，尤精篆刻，力追秦、汉，与吴咨、赵之谦称‘三杰’”。^[7]

松江印人徐渭仁（？—1853），字文台，号紫珊，晚号随轩，博学嗜古，鉴别碑帖，时人推为巨眼。与陈鸿寿、张廷济、王学浩为书画金石友人。徐渭仁善书，篆、隶、行、楷皆有法度。钩摹尤精。辑有《随轩金石文字》《春晖堂丛书》及《法帖》。据民国《上海县志》所载：“徐氏紫珊，刀法精绝，有手刻‘徐渭仁印’玉章一颗，藏日本东京博物院。”^[8]

张廷济与印人黄锡蕃亦有交游，黄氏曾藏有一明代周天球紫檀椅，邀请张廷济题跋文字。张廷济跋曰：“止园当日此静坐，屈指于今五戊辰。剩有句题坡老好，恰宜案共墨林珍。香炉茗碗长吟邾，清簟疏帘自在身。一活未徒百四十，大椿还有八千春。盖椅为海盐黄椒升都事锡蕃所藏，因乞

[1] 桑椹编著：《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卷一，第259页。

[2]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感逝诗》，道光刻本。

[3] 清·江峰青修，顾福仁撰：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十九，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

[4] 陈浩、李惠明编著：《嘉兴古今印人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5]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下《广印人传》，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卷六，第493页。

[6]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顺安诗草序》，道光刻本。

[7]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下《广印人传》，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卷六，第535页。

[8] 民国·吴馨修、姚文枬纂：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叔未书之，复刻于上，并钐古鉴斋印。”^[1]

印人赵之琛曾为张廷济刻印多方(图4)，例如“宝穰”朱文印章，边款为：“道光二年(1822)八月，为张叔未兄丈制，次闲赵之琛，叔未丈得唐摹王右军《行穰帖》，此帖为小白侍御故物，后有倪云林、柯丹丘、董香光、王觉斯题记，真宝物也，次闲又记。”又有姓名印章数枚，足见两人的深厚交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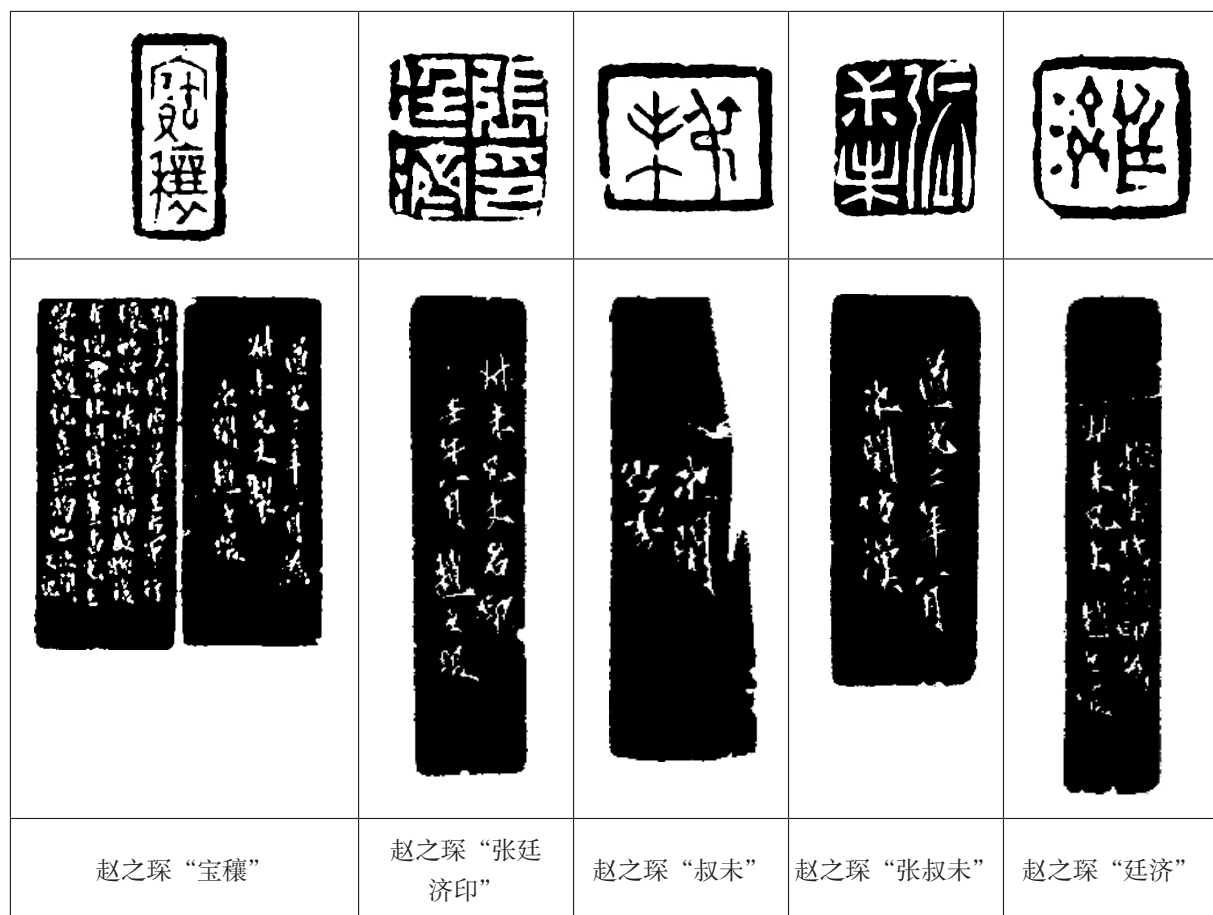


图4 赵之琛为张廷济所刻印章

四、嘉禾地域性印章鉴藏活动及其价值

讨论嘉兴印人的印章鉴藏，张廷济无疑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主要是张氏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一，张廷济作为清代中期嘉兴地区的收藏大家，其印章收藏颇富；二，张氏不仅具有收藏家的身份，同时也具有印人身份，张氏家族是嘉兴地区典型的印学世家；三，作为地方文人，张廷济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金石鉴藏圈，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与凝聚力。所以，研究清代嘉兴地域印人中的印章鉴藏，张廷济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1] 清·徐珂：《清稗类钞》之《鉴赏类》，民国十七年版。

（一）张廷济的印章鉴藏圈及鉴藏活动考察

以张廷济为中心的印章鉴藏圈极为活跃，首先，活动在张廷济身边的印人较多，这些印人主要有郭承勋、曹世模、徐年、杨澥、冯承辉、孙三锡、方絮、沈近光、徐三庚及后辈学人陈蟾桂、吴传经（图5—6）、丁鼎、何珩等人，他们之间多有印章鉴藏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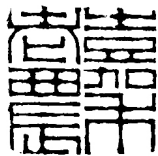


图5 吴传经“嘉禾老农”



图6 吴传经“吴廷康印”“吴康父”



图7 钱寄坤“来燕楼”

张廷济所藏的印章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祖上相传；二，友朋相赠；三，出资购买；四，以物置换。祖传印章对于家族文化传承以及家庭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嘉兴甘泉钱泰吉就曾购买到一枚祖传印章，其在《甘泉乡人稿》中有此枚印章失而复得的详细记录：“递传至泰吉，已阅六世。”钱泰吉认为此印“犀角上盘双螭钮，古泽可爱，盖数百年前良工所作者”，友人文鼎命工制椟以妥善珍藏，得到世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枚先人传下来的印章对于整个家族而言具有承传先人遗志、彰显家族文化、激励家族后学的作用。钱泰吉直言：“子孙苟能不忘其先人，则虽一物之微必慎藏不忍失……况此印为吾家所世传，先公既以名其集海内，通人学士，见之者皆知为先公故物哉。”^[1]可见，印章在家族文化传承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张廷济所收藏的印章中，友朋相赠的情况较为多见，徐同柏经常赠送张廷济古印章。例如“鹤田”白文印，张廷济记载道：“平湖陆侍御鹤田先生光旭之印，先生小春日，同丹霞师彭云客云峰，小集诗迹，朝鲜纸本，用此及‘吐凤斋’二印。先生之曾孙念曾翁迁居吾里丁字溪南，此与‘吐凤斋’印皆念翁之子大椿（即徐同柏）所贻，其朝鲜纸本诗迹藏王琴泉亲家处，‘吐凤斋’是象牙印。”^[2]又“云峰草堂”朱文青田石随形印，张廷济云：“平湖陆鹤田侍御物，侍御有云峰草堂诗稿真迹数册，归王子愚上舍，今未知存否，此印亦大椿所贻。道光四年甲申三月八日，叔未张

[1] 清·钱泰吉撰：《甘泉乡人稿》，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光绪十一年（1885）增修本。

[2] 清·张廷济著：《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九册，第594页。

廷济。”^[1]海盐印人钱寄坤不仅鉴古，篆刻亦能世其家学，刻印有“文何”之韵（图7），张廷济所藏古印中不乏钱寄坤所贻者。张廷济对钱杲溪及其子钱寄坤（1767—1836）推崇备至，关于钱杲溪，张廷济在《桂馨堂集》中辑录道：“钱翁杲溪，名本诚，字惟寅，海盐人，品学端厚，工大小楷行书，毫年不辍，法书、名画、古碑、佳帖、秦汉之铜玉印、英德灵璧之文石、肇庆龙尾之砚、金粟福业法喜之经笈，无不研求讲考，而后学咨问，从不作一诳语，真古之长者也。”^[2]

钱寄坤与张廷济相交几十年，据张廷济《跋史颂敦》曰：“海盐钱四寄坤客平湖酱园。取酰浸二宿，用针导之。朱绿如泥沙，字画遂毫无损失。寄坤为杲溪翁令子，风雅而有巧思类如此。”嘉庆五年（1800），黄锡蕃重辑《续古印式》，张廷济曾为其补摹缺印。张廷济在《桂馨堂集》中记载了钱寄坤以及黄锡蕃的《续古印式》，文曰：“当其得意时，直接彭（文彭）与震（何震）。昔年都事黄椒升蕃辑《续古印式》，悬金聚玺信，临写健笔，能尹邢世难认。嗣归余，篋衍宝之，胜瑜瑾。”^[3]这些友人所赠印章是张廷济古印收藏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样也是研究印章流传的重要依据。

张廷济一生游历，不断地结交友朋，善于从友朋处购藏印章，张廷济的收藏乐趣也体现在他对这些印章的著录跋语中，正如他在《古器物文》中所言：“此清仪阁自藏之册，故于得器之人、地、时、值，备细详载，偶然披阅，如履旧游，如寻旧梦，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4]可以读出张廷济迥异于时人的收藏态度。张廷济尤喜汉印，张氏曾诗赞《汉窦武铜印》云：“誓扫刑余事不由，天心知己厌炎刘。衣冠惨到都亭市，组绶空还槐里侯。地下愁霾伤国老，人间气短哭清流。剩留绣错游平印，一例童谣卖不休。”^[5]对于嗜好古印的张廷济而言，也曾感叹古代印章流传的艰辛，其在《印文拓本》一诗中这样咏叹道：“秦旧文章汉旧仪，紫泥印出尽累累。青云可系封侯肘，黄绢从铃幼妇辞。自许炼心同铁石，不妨开口问官私。侧身天地还搔首，几代传人是阿谁。”不难看出，张廷济对于古印收藏的热情源于其对金石遗文的关注与热衷，这同样也是其金石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廷济在印章收藏方面可谓倾其一生的经历与财力，张廷济曾收藏大量的玺印，其在清道光八年（1828）所题的“金篆斋”匾额（图8）的跋款中讲道：“积四十年心力，得周秦汉魏官私铜印四百余钮，筑室贮之。”此件作品后归吴隐（1867—1922），吴氏请吴昌硕书后端，73岁的吴昌硕欣然跋道：“藐翁吾先师，信石不信金。金因作伪多，此语诛其心。携李张清仪，古癖由书淫。藏印四百方，铸凿窥璆琳。金篆颜其斋，翠墨传至今。吾宗印富储（石潜藏周玺秦汉印八百余钮），指画昆吾临。对此擘窠书，如醉还酒斟。如（风）移女床山，如坐丁研林。如风遇铁箫，如操投青琴。清仪久不作，印学谁知音。效（顰）惭老夫，腕力疲不禁。饶舌欲胡为，聒矣还宜瘖。”从吴昌硕的诗评中可以看出，张廷济所收藏的印章在印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廷济不仅善于鉴藏古印，对于时人印章亦多关注与收藏，例如，张廷济曾藏有项元汴三方印

[1] 清·张廷济著：《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九册，第594页。

[2]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感逝诗》，清道光刻本。

[3]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顺安诗草》卷四，清道光刻本。

[4] 清·张廷济著：《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一册。

[5]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之《顺安诗草》卷七，清道光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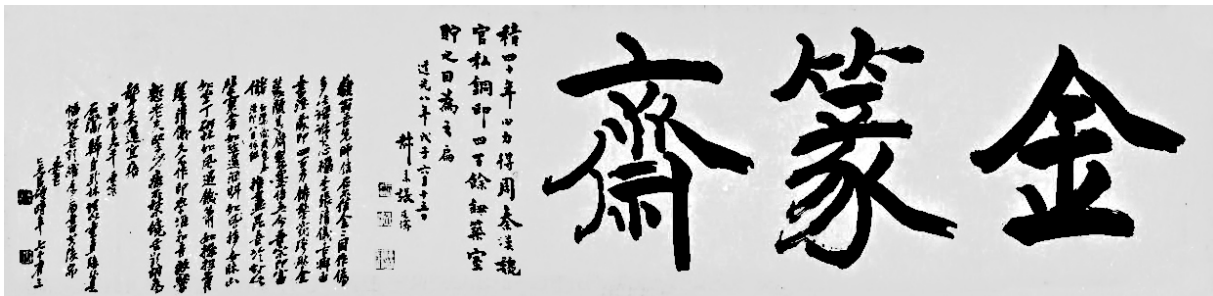


图8 “金篆斋”匾额张廷济题私人收藏

章，分别为“项”印、“墨林山人”印、“项元汴字子京”印，据张廷济所云：“盖天籁阁严匠望云手制物也，西邻葛见岩弟为余购得，值钱二千八百。余作铭，索文鱼书之。平湖朱兄椒堂侍御曾为作铭，尚未之契也，道光二年壬午七月廿五日，塘西舟中叔未张廷济。”^[1]张廷济铭曰：“槩几精良，墨林家藏。两缘遗印，为圜为方。何年流转，萧氏逻辑。火焰扶寸，牙缺右旁。断齏切葱，瘢痕数行。乾隆乙卯，载来新篁。葛澄作缘，归余书堂。拂之拭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漆，补治中央。如珊网铁，异采成章。回思天籁，劫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据斯案，克绰永康。爰铭其足，廷济氏张。书以付契，其兄燕昌。”^[2]张廷济在印章收藏上可谓是有心之人，往往详细记录购藏印章的时间、地点、价格、藏家姓名，也经常讨论并跋识印章的印文、材质与风格等。例如张廷济曾对所藏的“红药山房收藏私印”描述道：“乌木印，长寸有半，黝莹如玉，海盐吾以方文学进藏品。昔时屡出以把玩，顷其子伟堂茂才归于余，值钱一枚。”又对见到此印的具体位置做出描述：“花山马寒中（思赞）藏金石书画极精富，如《王复斋钟鼎款识》《唐拓武梁祠画像》，皆人间希有。《宝墨款识册》归阮制军师，画像册归黄小松司马，皆已镂版寿世，此印载画像册第一章。”^[3]正是这些详细的跋语，给予后人研究张廷济的印学观念提供了翔实而有力的资料。

（二）印章鉴藏的意义

嘉兴地区的印章、书法、绘画与书籍的鉴藏历史较为悠久，例如南宋时就有藏书家赵汝愚，元代有吴镇等。明代嘉兴地区因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文化发达，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书画印章的收藏极为兴盛，明代出现了收藏家姚绶、冯梦禎、项笃寿、项元汴、汪爱荆、汪砢玉、冯梦禎、李日华等，明代民间的收藏中心也因项元汴、李日华、冯梦禎等人的出现而逐渐向嘉兴地区转移。

清代嘉兴的私家藏书业兴盛，藏书家有曹溶、朱彝尊、胡震亨、吴孟举、鲍廷博等，藏书楼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例如吴騫的拜经楼、陈鱣的向山阁、蒋光焯与蒋光熙的衍芬草堂等。藏书业的发展是嘉兴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嘉兴藏书文化在周边地区也得到迅速扩散与效仿，嘉兴文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传播力度也大大增加。

[1] 清·张廷济著：《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九册，第680页。

[2] 清·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之《张叔未项藏墨林槩几》。

[3] 清·张廷济著：《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九册，第593页。

印章的鉴藏皆在对印章的流传、买卖、赏鉴、辑拓等方面的研究,并要积极关注藏家与印家的具体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或释读这些印章的价值意义以及印人群体的审美动向或审美思想。印章的鉴藏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主要为以下几点:一、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物质经济条件;二、士人好古嗜古的雅好兴趣;三、文人篆刻的发展兴盛,对于篆刻喜好者来说,需要印章实物或钤拓印谱作为学习的参考,这些人对新出土的或新发现的古代金石碑版、印章或有益于篆刻方面的印谱等需求量较大;四、商人不仅投资古物鉴藏,而且对文人篆刻家进行财力支持,商人与文人之间建立起了一座桥梁,也就是说,商人与文人一起积极参与印章的赏鉴与收藏,他们在印章流传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除苏州府、松江府外,嘉兴府是鉴藏家较为集中的地方,这时期出现了诸如项元汴、李日华、郁逢庆、张廷济等影响较大的鉴藏家,嘉兴地区的私人收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氛围是较为浓烈的。项氏的鉴藏风雅承吴门文氏父子,对松江董其昌、嘉兴张廷济等人影响深远。此外,还有寄寓嘉兴的域外鉴藏家,徽州籍汪石町玉便是其中一位。这些域外鉴藏家同样也活跃了嘉兴地区的鉴藏氛围,嘉兴篆刻家与这些鉴藏家们密切交流,不仅带动了地域鉴藏文化的发展,更为篆刻家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印章鉴赏平台。他们之间的鉴藏活动也越来越高度集中起来,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藏家与文人参与进来,所以,研究嘉兴地区的印章鉴藏活动对于研究此地区的鉴藏文化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人在交际的过程中,不乏讨论印章的取法、风格、刀法、章法、用字以及钤印技巧等相关的问题,这些印人在与身边的鉴藏家频繁交际的基础上,不仅能开阔视野,还会产生新的印学观念,当印人们不同的印学观念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会启发他们新的印学思维,从而能更好地指导他们的印章实践,印学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继承与革新,这便是印章鉴藏的真正意义所在。

附表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所载张廷济购藏之印章^[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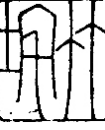
印章	印文	跋款	藏家	购藏地	价格
	宋“桂州驮番司新朱记”朱文印	背文“淳化九年十一月铸”,“年”上字半磨灭,不可定。道光辛巳九月廿日,王友检叔寄来,直银五饼,余所见宋官印,此其最先者,桂州令桂林府梁大同始置桂州,其后废复不一。五代初属湖南,周广顺初属南汉,宋仍为桂州。道光二年壬午七月十九日,叔未张廷济。	王友检叔		银五饼
	宋“绍兴盐官县结纳记”朱文印	从子让木所藏,背文唯绍兴七年字可辨。	张让木		

[1] 表格中所辑录印章选自张廷济著:《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九册,第579—608页。

(续表)

印章	印文	跋款	藏家	购藏地	价格
	金“姜村商酒 务记”朱文印	泰和六年十一月，礼部造。嘉善得于山东。嘉庆十七年壬申十二月，余以银十饼易得。酒务之记，汪秀峰有“恩州饶阳镇酒务记”，颜运生有“曲阜县酒务记”，翁宜泉有“赵华村酒务记”，与此而四，叔未张廷济记。	孙圻	山东	银十饼
	蒙古“万户之 印”朱文印	嘉庆丙子夏五月朔日，晋斋赵明经（赵魏）得自扬州以见贻。	赵魏	扬州	
	“管军总管府 印”朱文印	嘉庆戊寅，海盐黄椒升都事所贻，值银十饼……道光壬午七月十九日张廷济。	黄锡蕃	海盐	银十饼
	“豹房印 记”，铜印	豹钮，明武宗时物也，李友金澜贻戴友桐门。嘉庆廿一年丙子九月八日松门归于余，值银三饼，道光四年甲申二月五日，叔未张廷济。	李金澜	温岭松门	银三饼
	“君实”白文 铜印	四月十日，友人卜子容蓉镜寄至此。	容蓉镜		
	“张”字铜押 印与“张”字 朱文印	此两方印章，乃张廷济“嘉庆辛酉得于京师”。		京师	
	金元国书铁印 朱文印	嘉庆辛酉得于京邸，其文系金元国书，余不能通，存此以俟识者，道光四年甲申三月十二日，叔未张廷济。		京师	
	“济之”朱文 铜印	天禄辟邪钮，嘉庆八年癸亥，海盐文鱼孝廉兄归来，值银二饼。	张燕昌	海盐	银二饼
	“项子京”白 文印	天禄钮，梅里李金澜明经遇孙归来，值银一饼。	李遇孙	梅里	银一饼

(续表)

印章	印文	跋款	藏家	购藏地	价格
	“曹溶”（朱文）、“洁躬”（白文）连珠印	曹倦圃侍郎铜连珠印，兽钮，秀水文友后山上舍鼎归来，值钱五百。侍郎字洁躬，亦字鉴躬。同里葛向之茂才藏有侍郎象牙印，文曰“携李曹溶”，制作亦甚精好。道光四年甲申三月十一日，叔未张廷济。	文鼎	秀水	钱五百
	“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朱文象牙印	管领奇书八万卷，人间此印亦千秋。签开玉版先经眼，榜赐金题在上头。七品真推良太史（竹垞先生有一印曰“七品官耳”），百城肯拜小诸侯。南垞亭子教重建，同是熙朝第一流。（仪征阮夫子视学两浙，丁巳之秋，飭重建曝书亭……）道光四年甲申三月七日清明节重录。			
	“竹垞”朱文象牙印	郡中友人朱象九所贻，值银一饼，得之时，为嘉庆十五年庚午之夏。	朱象九		银一饼
	“西峻真赏”白文印	秀水友人文后山鼎为余勒藏款于顶，嘉庆九年甲子三月二十日，自吴兴归棹，买于禾郡集街倪福田肆中，倪云南门朱氏寄售者。	张廷济	禾郡	
	“朱彝尊锡鬯甫”白文象牙印	长寸余，黄如蒸栗，钱梦庐归来，银三饼，戊子十二月廿一日，叔未。	钱天树	平湖	银三饼
	“小朱十”象牙印	梅里友人李金澜明经遇孙所贻，值银一饼。	李遇孙	梅里	银一饼
	“红药山房收藏私印”乌木印	乌木印，长寸有半，黝莹如玉，海盐吾以方文学进藏品。昔时屡出以把玩，顷其子伟堂茂才归于余，值银钱一枚。花山马寒中（思赞）藏金石书画极精富，如《王复斋钟鼎款识》《唐拓武梁祠画像》，皆人间希有。《宝墨款识册》归阮制军师，画像册归黄小松司马，皆已镂版寿世，此印载画像册第一章，伟堂归于余者停云馆帖原刻，旧拓精装十二本，值银廿四饼。明人尺牋四册，值银十饼。广东光孝寺西院铁塔旧拓足本一幅，值银三饼。梁药亭对一副，值银二饼，连此印共洋银四十饼。石研农茂才经手，顷八月中是也。道光四年甲申十月十五日，叔未张廷济。	吾以方文学进		银二饼

(续表)

印章	印文	跋款	藏家	购藏地	价格
	“鹤田”白文印，“吐凤斋”朱文印	平湖陆侍御鹤田先生光旭之印，先生小春日同丹霞师彭云客云峰，小集诗迹，朝鲜纸本，用此及“吐凤斋”二印，先生之曾孙念曾翁迁居吾里丁字溪南，此与“吐凤斋”印皆念翁之子大椿所贻，其朝鲜纸本诗迹藏王秦泉亲家处。“吐凤斋”是象牙印。	徐同柏		
	“云峰竹堂”朱文印	青田石印，上镌“右酒”二字，平湖陆鹤田侍御物。侍御有云峰草堂诗稿真迹数册，归王子愚上舍，今未知存否？此印亦大椿所贻，道光四年甲申三月八日。	徐同柏		
	“家在高阳秦驻之间”木印	澈浦毕既明先生宏述篆刻真迹，先生著《六书通》，百季来摹印者率奉为圭臬。八分书导原两汉，王虚舟、蒋湘帆极倾佩之。此印下八字印皆先生之曾孙秦川茂才梧所赠。			
	“作字腕中百斛吟诗天外片心”黄杨木印	毕既明先生篆刻，先生之孙昆原明经星海所赠。明经世其家，学工篆、八分书，著有《六书通摭遗》。与余订金石交十二年，为余摹印十余枚，朋辈中亦罕与之匹。道光四年甲申三月八日，叔未张廷济。	毕星海		
	“瓜田”朱文印	秀水浦山征君物，征君一女嫁于友人俞印维，从其家买得印数方……“瓜田”印侧有“芭堂”二字，盖海盐文鱼孝廉所篆刻者。			
	“汪氏学山”黄杨木印	桐乡汪氏古香楼物，嘉庆八年癸亥春日，余从蒋春雨明经后人买得。	蒋春雨明经后人		
	“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白文印	海昌吴兔床山人《阳羨名陶录》卷下引海盐张文鱼征君《阳羨陶说》。余于禾中骨董肆得一瓷印，盘螭钮，文曰“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白文，切玉法，侧有款曰“葭轩制”，不知何许人，此必百年来精于刻印者。昔时少山陈共之工，镌款字特真书耳。若刻印，则有篆法、刀法，非数十年功不能到也。吴兔床著《阳羨名陶录》，鉴别精审，遂以为赠。时丙午夏日云云。嘉庆十九年甲戌二月八日，文翁令子质夫茂才以此并周钟文工易去，银饼十二，此值饼四。			银四饼

(续表)

印章	印文	跋款	藏家	购藏地	价格
	“科第世家” 朱文印	壬午秋中，余过海昌堤上，陈研香茂才文通所赠……道光四年甲申三月十三日，此亦象牙印。	陈研香 茂才 文通	海昌	
	“沈澍之印” 白文、“宽夫” 朱文印	木印，两面刻，外舅沈公遗物也。公嘉善人，中乾隆乙酉科浙江乡试八十七名举人，恬退高雅，不乐仕进，再谒春官县车不出。医学神妙，活人万计。甲寅七月七日卒，年六十八岁，余妇慎仪公之幼女也。道光四年甲申四月十一日，嘉兴张廷济记。	沈公		
	“芑野老人” 白文印	青田石印，同邑竹里沈咸中明经锡庆所刻。	沈咸中		
	“履仁乡张仲 乾隆丙辰五月 五日生名镇字 起也亦字芑野 近号李亭”朱 文印	青田石印，同里高勉斋茂才所刻。侧款云：“嘉庆乙丑元日，高桂森为淳雅堂主人勒。”	张廷济		
	“八砖精舍” 朱文印	青田石印，侧款云：“古愚为叔未先生作。”古愚，毕昆园明经之别号也。	毕星海		
	“孝友传家” 白文印	昌化石印，此亦新坊陈思棣茂才所刻。	陈思棣		
	“淳雅堂”朱 文印	寿山石印，两面刻，先业师新坊戴昆玉夫子宫桂作，缘索其同里陈思棣茂才所制……道光四年甲申三月十三日，叔未张廷济识，年五十有七。	陈思棣		
	“研斋”朱 文印	寿山石印，澈浦毕昆园明经以其祖既明先生宏述八分书“研斋”二字为赠，先君子因以为号，此印即明经篆刻，盖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时事也。	毕星海		

(续表)

印章	印文	跋款	藏家	购藏地	价格
	“张廷济印” 白文印、“张氏叔未”朱文印等数印	澈浦故友毕昆园明经星海篆刻，乾隆壬子癸丑，明经馆余从兄蓬园家，甲寅乙卯馆余妇翁沈宽夫先生家，嘉庆丙辰至辛酉馆于珠溪葛氏。此数印皆数年中所作，道光甲申三月十一日，廷济记。	毕星海		
	“张济”白文印、“汝霖”朱文印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余年十七，补嘉兴县学官，弟子沈兄秋峦作此二昌化石印为赠。丙午初夏，余更名廷济。乙卯之夏，余定字叔未。	沈秋峦		
	“张廷济”朱文印	同邑同里仁乡竹里沈秋峦明经锡庆篆刻，明经善行楷书，晚改名桂铤，道光四年甲申三月十二日。	沈秋峦	竹里	
	“吴越国王所造八万四千功德之一室八石印”白文印	此青田石印，系海昌故友朱履伯茂才志所赠，侧款三行，曰：“叔未老先生正。”朱至己卯冬对雪，履伯博闻强识，尝为余海昌遗闻旧事，多可补志乘所未及，乃以诸生终，是可叹也。	朱履伯	海昌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教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中国书法与篆刻史论专业博士研究生)